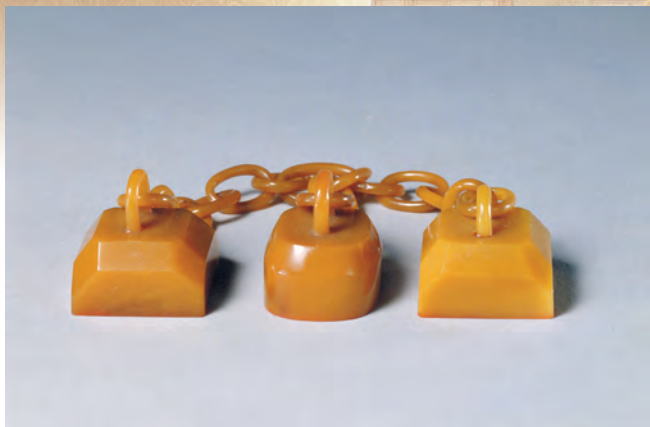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田黄三联玺。

铭的大铜钺。可知亚醜族势力强大，主要活动于今青州一带，并与商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根据铭文字数由少到多以及河南安阳出土的同时代器物为参考，可判断此器物出现于商晚期。

百年传承

故宫博物院肇建百载春秋，其所以不废、不散、不熄者，既有一代代故宫人以身许国、以志护文，更赖政府人民携手呵护、共同成全。数代旧藏辗转重归，廿万珍藏陆续入库，文物体系日臻丰满；更有一件件瑰宝、一座座殿宇，凭匠人妙手重焕生机。今日的紫禁城，是一座永恒的文化殿堂。守之者，传之者，皆寓山河万年。

书法艺术发展到东晋时代，书体流变已完全成熟，进入自觉阶段，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，时代书风、书家群体各呈风采，这是书法史的第一个辉煌期。在此百花争妍、五彩斑斓的书法盛世，以琅琊王氏家族为首的书法成就又可谓其顶峰的代表。然而因种种原因，王氏真迹未能流传下来，最为可信的只有王珣的《伯

远帖》了。

王珣作为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，“书圣”王羲之的远房侄子，从小耳濡目染练习书法，并深受王氏众人书法风格的影响。《伯远帖》是王珣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，其行笔自然流畅，俊丽秀雅，为行书早期的典范之作。起笔多顺锋直入，线条中间多按笔，收笔则提按结合。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，行笔遒劲，停顿自然，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，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，显得潇洒古淡，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。通篇看来，此帖书写气势连贯，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书写时运笔的先后顺序，笔画间的牵丝映带交代清晰，特别是露锋起笔、棱角分明，更显得真切而率真，这是从摹本和刻帖里无法得到的。正如朱家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，此帖的字形与王羲之的行书“和而不同”，更注重结体的变化和疏密的对比，在独体字与上下结体中体态修长，结密无间，有清瘦之感，这种处理效果既与王羲之行书相似，又有鲜明的个人特色——一面是章法平和，一面是潇洒流宕，晋人书法的风流一览无余。

全篇随其本字之形，顺其自然之态，而又通篇和悦，自然一体，有如天成。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东

晋名家法书真迹，与《快雪时晴帖》《中秋帖》

并称为“三希帖”，素来为乾隆皇帝所欣赏宝藏。清朝覆灭后，末代皇帝溥仪以“赏赐”其弟溥杰为

名，将大量书画珍品盗运出宫，《伯远帖》和《中秋帖》就在其中。这批文物后被带至长春的伪满皇宫，后流散。直至1951年，时任新中国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出访途中，得知一个惊人消息：“二希”帖出现在香港，一位抵押人因经济困难，准备将它们卖给一家英国银行，交易在即。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中央财政拨出专款，经过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

亚醜方樽。

